



近期，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美国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无视世贸组织规则，仅仅依据国内法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势必给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损害。

大国贸易战将带来灾难

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基本都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解决，在国际贸易制度下，任何贸易纠纷基本都可以得到较公正的解决。无论判决的结果能否让诉讼双方满意，但总体上行为体之间都能接受。而美国仅仅依据国内法，就对自认为有贸易倾销嫌疑的国家肆意判罚，这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事情，更何况让对方国家必须接受这个不公平的结果。美国历史上利用贸易大棒屡试不爽，先后迫使巴西、韩国和日本屈服。这些国家也都是在国内经济依靠出口带动的情况下，并且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屈服于美国挥舞的贸易大棒，有的国家甚至诉讼至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受理，只能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作为贸易大棒的301条款，美国可以任性地改变任何时期的贸易



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分析

□ 盖逸馨

逆差。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越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用国内法来越俎代庖，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的角色。WTO成立后，美国基本不再使用301条款，但是这次又要拿出上个世纪的大棒挥向另外一个贸易大国，这种挑衅行为的背后，有引发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国之间贸易战的风险。

中美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40%，货物出口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占全球比重均接近30%。当前，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两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上升至贸易战，那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将是场灾难。

贸易逆差的根源在美国自身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3890亿美元，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为1350亿美元，这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2540亿美元，这几乎占了中国贸易顺差的50%。其实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一再强调的贸易逆差夺走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岗位流失在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就已开始。

据美方统计，2010—2016年，美失业率逐年下降，从9.6%降至4.9%，总体货物贸易逆差却从6909亿上升到7967亿美元。贸易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美国总有一些政客喜欢用中美贸易逆差来遮掩就业率不高的现实，喜欢在贸易问题上拿中国说事，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其实，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在美国，是一个“纯粹的”经贸问题，跟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一旦上升到政治层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需要看到的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并没有统一的声音。近日，美国国会、美国商会、大量的农业组织以及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都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退出韩美自贸协定的计划。另外，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比特朗普更支持贸易的自由化，更懂得利用国会的权力管控美国贸易体系。

其实，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着两个方面现实的必然。一方面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贸易巨额逆差。其中美国的消费习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人的低储蓄率和高借贷的消费习惯不得不利用别国剩余储蓄，而这正与中国的低储蓄和低消费形成互补的状态。中国向美国出口低廉消费品，顺差带来的外汇又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让美国可以持续地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另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对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传统产业利用国际分工逐步地细化和专业化而外移

到新兴的制造业国家，而仅在国内保留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和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就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这就造成了美国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这种敞口式的供需不平衡最终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假使美国对中国加重反倾销的调查，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伤害一定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购买中国商品，是因为中国商品价格有竞争优势，如果通过贸易战的手段让中国商品变得更贵，会迫使美国人去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而这些产品在国际上竞争不过中国的产品。但可以肯定的是，替代的一定不是美国本国产品，因为美国国内已经将日用品的生产链条用到了国外，短时间不可能再将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转移回美国国内生产，即使转移到美国国内，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劣势，美国的产品也不具有竞争力。所以，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并不会提高美国的就业率，反而让美国的消费者要多掏钱去购买非美国的消费品。美国总体上的贸易逆差局面并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逆差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中，有很大一部分从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转移而来。中国商务部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专门指出，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0%升至

2016年的47%，但同期美国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占比从23%降至11%。这表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又拥有强势货币，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来维持较低通胀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来自国外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提高了美国民众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福利。对美国而言，这是不能用就业率来替代的现实问题。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而美国的贸易统计制度规定，组装并出口产品的国家定为原产地，这就导致了没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在中国生产，但在中国组装的产品都记在中国出口账上的怪现象。如果去掉这些发达经济体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部件的价值，那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可能减少40%左右。

管控好“纯粹的”贸易分歧

需要看到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间

题，不仅关系到两国的根本利益，更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需要全面看待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关切、差异和分歧。在中美经贸关系的进程中，美方重点关注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产能过剩、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中方重点关注美对华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问题。这些差异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不同。美中是全球前两大贸易国，两国巨大的贸易量背后必定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贸易摩擦，美国和欧盟之间每年在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数量巨大、涉及的产品众多、关注的问题敏感，但这并不妨碍欧美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合作和政治盟友关系，更没有让双方贸易关系恶化。所以，中国要将这些贸易摩擦事件看作法律案件和经济纠纷来进行解决，即使贸易战也应该控制在贸易关系之内。美国对中国启动301调查，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应对、反制、报复等策略进行相应的解决，而不能刻意强调对立和紧张。贸易摩擦也好，贸易战也罢，都是贸易层面上的问题，应该防止贸易问题扩大化，将贸易摩擦列到中美双方应该管控的分歧的名单中。

热点透析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何去何从

□ 熊洁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4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该协定消除了三国之间的关税，使得北美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然而，特朗普总统从竞选期间就将该协定视为“一个灾难”“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宣称要退出该协定。2017年5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正式宣布90天之内启动NAFTA重新谈判进程，8月18日，美加墨三国开始NAFTA重谈进程的第一轮磋商。

为什么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要求NAFTA重谈主要集中在两个原因：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NAFTA旧有规定和标准已经无法满足今天的经贸情况。首先，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NAFTA生效之后，贸易便利化推动了三个市场的融合，区域内贸易急剧上升，但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国认为旧的NAFTA协议让墨西哥和加拿大受益更多，美国损失巨大，比如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就业转移，造成了巨大的贸

易逆差；有必要通过重谈NAFTA改善本国贸易状况。

另外，NAFTA的原有条款不能满足今天三国的经贸需要。协定签订20多年之后，今天经贸领域的一些变化无法在NAFTA中找到对应条款，比如数据贸易以及部分服务贸易；另外，今天在环境、知识产权、劳工、市场准入等方面要求的提升并未体现在NAFTA原有的条款中。事实上重谈NAFTA，并不是特朗普的创新，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认识到了NAFTA无法适应今天的需求，其谈判代表与加、墨代表进行了3年磋商，并在开放加拿大乳品市场、推动墨西哥劳工方面陆续取得了一些进展。

三方的态度与目标

此次美国要求重启NAFTA谈判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体现21世纪公平贸易的新标准，解决目前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持续的贸易赤字问题，保持并扩大美国农产品、制造产品以及服务的市场准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NAFTA重谈目标》报告中详细列出了货物贸易、技术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争端解决等22个领域的具体谈判新要求。这些领域有些是全新的，比如数字贸易和汇率条款，其他更多的是原有领域标准的提升。

加拿大和墨西哥承认今天的经济和贸易形势与2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NAFTA部分内容已经过时，协定可以谈；但两国希望只是简单地扩充协议，涵盖贸易和社会政策更多领域。加墨两国认为新的协定应当实现各国共赢，尽量减少对本国贸易以及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满足美国的利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对其他国家的意义

由于NAFTA谈判是特朗普上台后真正重启的第一个贸易谈判，目前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该谈判进程。在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美国迫使对手谈判的方式、协议的内容、争议的焦点。迫使对手谈判的方式。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贸易谈判领域的逻辑或手段已经日渐明朗：即首先采取强硬语言或手段，威胁退出某既有经贸协定，或威胁采取报复性贸易手段，随后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上，并丢出事先准备好的苛刻的谈

判目标，试图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得到符合美国利益的让步。对韩国就用了这一方式。先是威胁退出美韩自贸协定，但9月初原本强硬的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不再继续威胁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希望通过谈判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做些修改”。同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宣布对中国启动特别301调查，也可以判断是未来要求与中国开展经贸谈判的重要“前菜”。

新协议的内容。这里关注新协议内容包括两类：其一是新的标准，其二是新的领域和新议题。毫无疑问，NAFTA协定原有条款的诸项内容将不可避免地提高标准，而其提升标准的幅度如何？3个国家都是原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谈判方，美国退出TPP的原因是相关标准比如知识产权、劳工等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那么此次NAFTA的新标准未来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参照的蓝本。另外，从谈判议程看，一些新的领域和新议题，比如数字贸易、汇率问题等，也需要得到足够重视。这些新标准和新领域、新议题未来也将出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有必要提前预习。比如新增的汇率条款，日本财政部明确表示这类新动向和新内容必须慎重对待，未来可能成为日美谈判的雏形。

争议的焦点。NAFTA重新谈判的争议焦点是美国经贸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比如原产地原则、劳工标准等。以汽车制造业为例，NAFTA现有原产地原则规定汽车行业要求区内产值含量比例不低于62.5%，且必须达到该协定对于质量的最低要求才可免税。然而8月美国贸易代表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要求制定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提高北美区域生产价值含量比例要求，并且设置美国产值含量要求，尤其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考虑到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新协定争议的焦点有可能在未来重塑全球的生产版图和价值链的组成结构。正如学者艾米丽·布兰夏德总结的，尽管新的NAFTA可能不怎么有助于提振或损害北美大陆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富裕，但它将对重新界定生产如何产生以及在哪儿生产产生强大影响。



国外如何建设特色小镇

核心阅读

独特定位是特色小镇建设成败的关键。独特定位的确立和形成要依托当地产业资源、历史人文条件，是在“本色出演”基础上的升华。科学规划、有序推进是特色小镇建设的保障，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中推动小镇产业升级和融合，同时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强人们对特色小镇的认同感、归属感。

□ 白关峰

政府通过创新理念和包容性政策积极引导

政府的创新理念和明确的政策支持对于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英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乡村小镇建设，经历了由“发展规划”（单纯强调中心村建设）到“结构规划”（因地制宜进行村镇建设）的过程，政府改变过去单一的建设中心村的做法，使村镇建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局面。美国格林威治以对冲基金闻名于世，小镇集中了约300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资产。对冲基金在格林威治聚集，除了其毗邻纽约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外，比纽约低很多的个人所得税率也是吸引大量对冲基金落地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国家，政府还通过规划加强对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美国第一个世界级葡萄酒产地位于纳帕谷，整个山谷除了酒庄和八个小村落种满了葡萄。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纳帕郡政府及旅游管

理部门因地制宜对八个小镇提出了“葡萄酒本身、葡萄酒+体育运动、葡萄酒+商业艺术、葡萄酒+休闲养生”四个产业发展定位，形成了既有整体性又有差异性的乡村休闲文旅小镇集群。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城市功能分区的整体规划中，将特色小镇有机地组合进城市圈，建设互补共生的区域城市圈。政府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激发了基层民众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市场推动产业融合形成主题性强的产业链

国外历史悠久的特色小镇在形成初期大多以工业生产制造为主，随着市场的发展，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理念、拓展产业链，产业结构逐渐由制造业向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延伸，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联动融合发展。法国“香水之都”格拉斯经历了由单一的皮革业到香水制造到以绿色农业为基础（鲜花）、新型工业为主导（香水）、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旅游）的产业转型过程。丹麦卡伦堡是全球企业共生和循环经济最具代表的小镇。20世纪80年代，当地发展部门自发地创造了“工业共生体系”，妥善处理了工业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问题，使这个之前不为人知的小镇知名度不断提升，现已成为其他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区域循环经济的传统典范。美国好时小镇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除了拥有巧克力工厂、配套设施外，还有巧克力制作演示作坊、好时主题乐园和巧克力世界博物馆等游乐设施，已经成为以巧克力为主题的旅游特色小镇。国外工业遗产旅游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实践证明，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可以推动区域内产业升级和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数德国鲁尔煤铁工业区，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and 布局，发展科教文研，开辟了“工业遗产旅游之路”。

纵观闻名全球且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小镇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构建“特而强”“小而精”的产业生态系统，找准“产业生态位”是

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得以发挥的关键。产业生态位决定了资源要素甚至产业性质的差异，是产业间共生互补或竞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特色小镇不必追求像大城市那样的产业体系，更不用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应聚焦某个优势产业，围绕其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链，确保形成主题性强的特色小镇。

重视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特色小镇的“内核”。许多国家的特色小镇不仅绿树成荫、干净整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底蕴，更不存在“千城一面、万镇雷同”的现象。德国政府在特色小镇的建筑设计上，特别强调单体设计与整体景观的协调。瑞士小镇坚持“生态优先”的“嵌入式开发”原则，在保留原始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几代人用几百年时间打造一个特色小镇，让环保、绿色、舒适成为了小镇标准。各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加以保护，并在小镇规划和建设中保护性利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特色小镇文化的支撑作用。德国政府规定具有200年历史以上的建筑均须列入保护之列，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在制订城市规划过程中不是根据现代生活需要推倒重来、重新布局，而是在原有城镇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通过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和利用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英国对于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实行成片整体保护的原则。在维修过程中坚持“修旧如旧”，尽量保存原有建筑、街道的风格和特点。按照当地规定，具有5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一般不允许拆除；无人继承的则由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接管。如今，英国很多小城镇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代和古代的建筑交相辉映，成为英国小镇建设的一大特色。

战略视角